

徐祯卿评注李白诗考论

张 佩

徐祯卿(1479~1511)字昌谷,一字昌国,常熟梅李镇人,后迁居吴县(今江苏苏州),明代文学家,人称“吴中诗冠”,是吴中四才子之一,也是“前七子”之一,有《迪功集》、《谈艺录》等著作传世。《谈艺录》开篇云:“诗理宏渊,谈何容易。究其妙用,可略而言。”^①故此书仅载其论诗宗旨,较少针对某一诗人作品进行专门地、集中地点评。但明郭云鹏校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卷二古风部分却引用了徐祯卿若干评注,弥补了这一不足,也为解读李白诗保存了珍贵的借鉴资料^②。近人对李白集在明代的刊刻、评点、流传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地考察,却未对徐祯卿注予以足够的重视,故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考论。

一、徐祯卿评注李白诗的内容

明郭云鹏校刻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,是宋杨齐贤、元萧士赉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的删节本之一。郭云鹏因元版“繁杂”,遂将杨齐贤、萧士赉注删削大半,但坚持摹刻精品的作风,仍然使郭本得以流传下来。国家图书馆藏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(十二册)三十卷,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),吴会郭氏宝善堂刻本。半叶八行十七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左右双边,单鱼尾。徐祯卿评注散见于郭云鹏本卷二,徐注用语简洁流畅,涉及范围较广,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:

第一,题下注。计有51条,内容主要是点明全篇主旨。其中一部分以判断的形式出现,云“萧说近是”、“萧说是也”,有14条。剩下37条则以精简的笔墨,指明太白诗主旨所在。如《古风·其一》,祯卿曰:“此篇白自言其志也。”《古风·其十五》,祯卿曰:“此篇刺时贵也。”《古风·其二十》,祯卿曰:“此篇曰欲谢亲友而事远游也。”这部分徐氏直陈己见,非缘萧注而发。

第二,句下注。计有21条,内容有如下数种:

①徐祯卿:《谈艺录》,见范志新《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》卷六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年,第755页。

②李白撰,杨齐贤集注,萧士赉补注: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,郭云鹏宝善堂刻本,明嘉靖二十二年。

(1)直接点明诗句主旨。如《古风·其三》：“铭功会稽岭，骋望琅琊台。”祢卿曰：“此二句言秦皇极游观之乐。”《古风·其四十三》：“淫乐心不极，雄豪安足论。”祢卿曰：“淫乐二句，言人君好荒淫乐佚，则虽其气度超迈，亦何足论哉。”

(2)说明句间关系。如《古风·其一》：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”祢卿曰：“此申首一句（大雅久不作）意。”又“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”祢卿曰：“此申首二句（吾衰竟谁陈）之意。”《古风·其十八》：“黄犬空叹息，绿珠成衅讎。”祢卿曰：“黄犬应前贵宠之言，绿珠应前歌舞之言。”又“何如鸱夷子，散发棹扁舟。”祢卿曰：“鸱夷应前功成身退之言。”

(3)对旧注做出判断。如《古风·其二》：“桂蠹花不实，天霜下严威。”祢卿曰：“士贇所引是也。白意似本于此。”《古风·其七》：“去影忽不见，回风送天声。”祢卿曰：“齐贤以为天籁，非也。”

(4)阐释单个词语。《古风·其七》：“去影忽不见，回风送天声。”祢卿曰：“天声，即笙音以至高，故言天。”《古风·其三十四》：“羽檄如流星，虎符合专城。”祢卿曰：“专城，郡国守吏也。”

(5)分析创作手法。《古风·其十九》：“恍恍与之去，驾鸿凌紫冥。”祢卿曰：“此设言也。”《古风·其二十二》：“感物动我心，缅然含归情。”祢卿曰：“此兴也。”

第三，篇末注。计有2条，在《古风·其十三》、《古风·其三十》之后，概括全诗内容，深味其中之意。如《古风·其十三》，祢卿曰：“白意盖以驺虞、鸞鷟比君平而叹世人之莫识也，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悬于天汉而牛女皆知之。然海客之去已久，又谁能测其幽深之道哉！末二句亦借以自寓之意也。”太白此诗咏史，作于开元间未遇之时。徐氏认为仁兽不虚来、圣贤不用世的深层原因，乃是高名天地可鉴，却不为世俗权力所认可；连当初寻访君平的海客，也不复存在，竟落了个无人问津的惨淡收场。萧士贇则以太白用严君平自比为由，称其“自负之意亦深”。较之萧注，徐注抓住太白诗中萧索低沉的情绪，对诗歌主旨的发明更加准确、深入。

混杂在徐注中未署名的注释共有3条。其注者是谁，又出自何处？日本学者芳村弘道疑此出自郭云鹏之手，且模仿徐注^①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首先看第一条，《古风·其九》：“青门种瓜人，旧日东陵侯。富贵故如此，营营何所求。”注曰：“富贵无常，昔时为侯，今焉为圃，任缘而已。终日营营，复何求哉！”郭本中，此条系于“齐贤曰”之下，同一版本系统的霏玉斋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亦将其归于杨注。然而，元版及玉几山人校刻本系统中“齐贤曰”

①芳村弘道撰，詹福瑞译：《元版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〉与萧士贇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1993年第2期。

之后并无此句,故当为郭氏所增添^①。

再看第二条,《古风·其十一》:“黄河走东溟,白日落西海。”注曰:“大秦之西乌迟国,乌迟国之西复言有海。”郭氏同样将其混入杨注。宋赵彦卫撰《云麓漫钞》卷九引《博雅》云:“昆仑墟,赤水出其东南陬,河水出其东北陬,洋水出其西北陬,弱水出其西南陬。河水入东海,三水入南海。张骞渡西海至大秦,大秦之西乌迟国,乌迟国之西复有海,西海之滨有小昆仑,高万仞,方八百里。”

^②元版杨注只择其部分:“黄河出昆仑山东北陬,入东海。……汉张骞渡西海之滨,有小昆仑高万仞,方八百里。”盖郭氏在校刻时,补入此句。

第三条,《古风·其十一》篇末,注曰:“太白之意谓黄河东走,白日西落,不舍昼夜,青春容色倏忽摧谢。不如长松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。自非服炼九鼎,食精养神,累积长久,安能变形而仙哉?”元版篇末注释中并无此句。综观全篇,应为郭氏从前四句句下注释移置而来,是杨齐贤语。这种随意挪动注释位置的做法,郭本中很多,容易引起“不知所出”的误解。

现今所见到的徐氏评注,只能从郭本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中择出。四部丛刊影印郭本,霏玉斋本又依照其增删而成,《四库全书》亦采用这个本子,足见此本影响力之大。徐注看似普通,然则寥寥数语,抓住要害,率先对杨、萧注释进行选择、评判,更能从简明扼要的评点方式上影响后人。郭云鹏不惟古风部分效仿徐氏,整本删减都侧重诗意阐发、评点,而对细致的训诂、声韵不大重视。他在《重刻李翰林集后跋》写道:“是集三十卷,愚合别集而成之者。缘旧本注坐繁杂,既仿迪功徐先生古风例,将不切题义者删去已半。”如注《大鹏赋》,元版所引太白诗句为:“历汗漫以夭矫,塌闾阖之崢(初耕切)嶸(乎萌切)。”萧士赉依次征引《淮南子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江赋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广雅》,分别对“汗漫”、“夭矫”、“闾阖”、“崢嶸”进行训诂。而郭本注曰:“夭矫,飞腾貌。崢嶸,高广貌。”文献出处完全删去;就连诗句中萧氏对“崢嶸”所作的反切注也一并减省了。这种大面积效仿徐注的做法使文本变得干净易读,然过犹不及,也降低了原注的文献价值。附翼于流传度颇高的郭本,学者们也就间接接触到徐祜卿注,如瞿蜕园、朱金城《李白集校注》,陈伯海所编《唐诗汇评》等对其全面采纳征引,作注或是评点诗意,不一而足。

二、郭云鹏搜集徐注的来源

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,郭云鹏所见的徐氏评注从哪里来?此当从徐祜卿集的编纂情况入手。

徐祜卿年十六撰《新倩集》,弱冠著《谈艺录》、《叹叹集》。则此三集全部

①李白撰,杨齐贤集注,萧士赉补注: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二十五卷,《古典研究会丛书·汉籍之部》第三十三卷,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本。薛仲邕:《唐翰林李太白年谱》,明嘉靖二十五年玉几山人刻本。

②赵彦卫:《云麓漫钞》,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》,中华书局,1996年,第151页。

成书刊行的年代最早为弘治十二年(1499),至迟便为弘治十六年(1503)^①。正德六七年(1511—1512),李梦阳刊豫章七卷本《迪功集》,此本是徐氏《迪功集》的第一刻。正德十五年(1520)徐伯虬刊家塾七卷本《迪功集》,家塾本将诗歌数量由原来的189首,增为191首,其他仅行格与李刻本不同。嘉靖二十一年(1542),长洲皇甫湜刊《迪功外集》二卷本,皇甫湜《外集序》云:“征访遗文,得徐君诗百余篇于其家,予删其半刻之,为《迪功外集》。”此集分上下两卷,卷上收诗34首,卷下收66首,实收诗足百首。

嘉靖二十二年(1543),郭云鹏刊刻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三十卷。那么,他所能参考的只能是此前的徐集版本,即豫章本、家塾本和皇甫湜刊本。可以肯定的是,这三个本子均以徐祯卿的诗歌作品为主,虽有增补,但不涉及评点诗文的内容。明顾璘(1476—1545)称:“(祯卿)专门诗学,究订体裁,……其所研索,具在《谈艺录》中,可谓良工独苦者欤!”^②可见,当时人也认为徐祯卿诗歌评论的成就悉数归于《谈艺录》。不过,从《谈艺录》中尚未找到评点太白诗的痕迹。因此,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,徐祯卿评注并非刻意而为,且篇幅短小,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影响,祯卿自己也不以为意。故逝后,友人便着重搜集整理其诗歌作品,而未将散见的评注归结聚拢。明徐燉《徐氏笔精》卷七“徐氏文人”条云:“古今文人之盛,惟徐氏历代不乏。……盛明四家则有徐祯卿……此皆丁极盛之时而文士辈出、名震霄壤者。至于单词片语流传文苑,不可胜纪矣。”^③排除从业已刊刻的徐集中发掘评注的情况,郭云鹏所录徐祯卿语大致属于这种“单词片语流传文苑”者。又,李白诗歌在明代的翻刻颇为繁荣^④,郭氏作为贩书商,自然要为增加自己刊刻本的分量及知名度做出一番努力,故深入搜索各家藏本,或转引自其它人的作品也极有可能。

三、徐氏评注作年考略

考与徐祯卿交游过的人员,其友人袁仁《毛诗或问》卷首序提到过曾与祯卿点校古籍、讨论诗歌一事:

余闻之先人,诗必以三百篇为准,云汉魏之五言、唐人之近体诗也乎哉。余友徐昌谷、孙太初辈奕奕骚坛。尝与订古人之逸韵,校时髦之声律。挥麈雌黄,颇可解也。及谭《毛诗》,则训诂外不能措一词矣。^①

首先,从参与者孙太初的特殊经历,可以大致确定他们相聚的时间。孙太初,即孙一元,明刘麟撰《孙太初墓志铭》:

太初讳一元,太初其字也……十三读老氏书……辞家去入太白山。

①徐祯卿同里人阎秀卿在其《二科志》中最早著录《叹叹集》的相关情况,而《二科志》成于弘治十六年。

②顾璘:《国宝新编传赞》,《明文海》卷一百二十三。

③徐燉:《徐氏笔精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17册,上海书店,第551页。

④参见誉高槐:《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》,《中南大学学报》2010年第6期。

……既数年东入华,南入衡,又东登岱,又南入吴会,此至爱其山川。学士遁迹其间,殆且十年……与名流相倡和,驰其声于四方。其初至吴兴,与吴甘泉游,时年二十有九,尚未有室。^②

明殷云霄撰《太白山人传》称:

孙一元,字太初,关中人。年十三诵古六经文,不为举子章句……其为十八,则入终南山,继入太白山嚼草木,居息大石崖下。……一无可好尚,独喜为诗。诗喜唐人音节,凡感佚思作,可喜可愕,可悲可嗔,一以寓之发之以豪纵恣肆,时出入畦径曰:“吾舍此益与世绝。”^③

据此推知:孙氏十三岁离家,十八岁入终南山,至二十九岁时方初至吴兴。孙氏生于成化二十年(1484)^④,至吴地则在弘治十六年(1503)。其爱吴会山川,流连“殆且十年”,又喜与名流唱和,声名远播。在弘治十六年至正德八年(1513)间,与徐祯卿、袁仁共同校订古今诗歌当可坐实。尽管从这三人现在的集子中看不到相互唱和的作品,徐、孙二人甚至只字未提校诗之事。范志新将此次聚会时间定于1507年,地点定在苏州^⑤,实际上,从刘麟的记载就可知道,自与吴甘泉交游开始,孙氏便与吴中诸子结缘。至于苏州倒极有可能,祯卿吴人,孙太初又遁迹吴会十年,则袁仁在苏州与他们校读古今诗歌甚为合理。那么,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这次相会的地点在苏州,时间为弘治十六年以后。弘治十六年之后,无论具体哪年徐、袁、孙三位相聚,其探讨记录下的一切内容自然不会出现在徐氏冠冠所著的《谈艺录》中。

其次,徐祯卿极有可能在这次相会中为李白诗写了评注,且范围不止于古风部分。从《毛诗或问·序》可知,袁、徐、孙三位所做的工作主要有:第一,“订古人之逸韵”,这里的“逸韵”除了指造诣高超的诗歌外,当还包括一部分需要辑佚的零散诗文。第二,“校时髦之声律”,即对诗歌中不协律,或是有碍诗意的字词进行查漏补缺、弥缝声韵等调整。第三,训诂注释。所谓“训诂外不能措一词”,足见训诂是肯定包括在内。第四,解读诗意,即“挥麈雌黄”之类。由序言可知,他们论诗校订的内容以《诗经》为主,兼及汉魏五言诗、唐人近体等。然郭云鹏本仅录其注李白诗古风部分,没有涉及近体。这就有潜在的可能,即徐祯卿为李白诗歌所做的工作更多,不单是撰写评注;涉及的范围也更广,似不止于古风。

作者单位: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

①范志新:《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年,第898页。

②刘麟:《清惠集》卷八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参见《增定太白山人漫稿》附录殷云霄撰文,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。

④《广印人传》:“孙一元,(明)(一四八四至一五二〇),字太初,自称关中(今陕西)人。好老氏书,辞家入太白山,因号太白山人。工为诗,与名流倡和。性喜学书,印多自制。”

叶铭:《广印人传》,清宣统三年西泠印社刻印本。

⑤范志新:《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》,第990页。